



【底层行走】

来得及的拥抱 生命中还有好多

□张刚

同学群里都在转发一个老人的消息:88岁,抗美援朝老战士,仍然独居,精神依然矍铄。

老人是笔者上初中时的班主任,大家都为老人在教课时的种种好而感怀,更为老人仍然健在而激动流泪。

曾几何时,班主任身上总是罩着神秘的光环:抗美援朝的战士,而且是立过功的战士,复员后成为一名教师,严峻的脸庞,升国旗时标准的军礼,以及一口并不标准的英语,都足以令同学们膜拜!

突然就想,如果有一天,同学们只能在朋友圈里对着班主任的照片怀念时,那只不过是人生又增加一个痛点而已,可是对班主任,我们真的就不能再做点其他吗?哪怕一个拥抱。这其实也是在大多数同学们心中,埋藏了二十余年的心愿。曾几何时,这个严肃甚至认真得有点倔强的老师,总是同学们之间的谈资,可随着年龄的增长,同学们谈资式的口吻,变成了日甚一日的崇敬和怀念。班主任的侄女也是同班同学,我们就在同学群里,给班主任写了一封长信,深切怀念他教学时的种种轶事以及同学们的怀念,通过她的微信发过去了,班主任侄女特意赶回家,给老人读信,老人激动得热泪纵横,从微信中传来他沙哑的声音:“你们都长大成人了,我却老了……”网络毕竟是虚拟的,还是出发吧!世界这么大,可这样的班主任只有一个,对于我们这种在外漂泊的游子来说,能回乡看望他的时日不多!于是毅然订了机票,换巴士转长途汽车,奔波3000

余里,终于回到了故乡。此行就为班主任,一个欠了老人20多年,但仍然来得及的拥抱。

在安静的小四合院里,迎春花正在怒放,山风徐来,落英缤纷。一个老人,在迎春树下安静地读书看报。这就是大家牵挂了20多年的班主任啊!

使劲拥抱了班主任,师生热泪长流。可是,班主任真的记不起眼前这个学生是谁了,在他的印象中,

在微信上给他写信的是另一个人而不是眼前这个学生,“那谁谁的信写得真好,文章写得真不错……”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?热泪是真的。

在迎春树下,班主任回忆起读书岁月,学习好的,调皮捣蛋的,老师都还记得,可把大多资质平平,在班上没有任何表现的我等全忘了,这真的又有什么关系呢?我们可亲可敬的班主任还健在!而他的心还年轻,他眼前头发花白的学生,还是没有长大的孩子:“我给你泡方便面吃……这些糖,都给你装口袋里,我老了吃不动,都拿着你们娃娃吃……”

于是,随后又有几位同学兴致盎然地来了,走进班主任的四合院,在迎春树下合影,在朋友圈晒满满的幸福,还有满脸的沧桑,这些年的岁月就刻在班主任脸上,如黄土高原上纵横的沟壑,而这些同学们,何尝不是呢,眼角额头的沟壑正在加深,正在加深的还有幸福和师生情谊。

岁月悠悠,往事历历。班主任很有心,把每位来看望他的学生,一个个仔细地记在一个笔记本上,有空就翻看。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,转化成一个个

坚实的存在,是老人一辈子的精神家园。又有多少这样的班主任老师,在演绎这样的成长故事?

如果年龄可以论公岁,老班主任可以是44公岁,仿佛还年轻。的确,班主任仍然思维敏捷,大多数同学积攒了20余年的心愿仍然能够得以实现,真乃人生之幸。其实班主任教过的学生太多,老师把你早忘了,他一遍遍地重复着你的名字,在大脑里搜寻,最终苦恼地说还是没从脑海里找到,这又是另一种幸福的烦恼了,你告别老师了,他仍会在以后的日子里不停地在脑海中搜寻你年轻时的信息……

其实我们每年春节也会返乡,但是,这些年就忽视了这些老师的存在,偶尔在心底会想起他们,但是从没想到去探看,从没想到过去给他们一个坚实的拥抱,给他一句感谢的话。

能去就去吧!一年也回不了一次家的外乡人。那个在心底感激牵挂的老师,总会有一天突然离开你,那个在成长中给了你温暖,给了你鼓励,给了你无情训斥甚至体罚的老师,是一辈子成长的精神支柱,是永不凋败的精神滋养,不论走多远的路,一直在你的血液里流淌。

其实,这个还来得及的拥抱,付出的真是太少太少,对老师而言这只是个温情的片刻,可我们换来的却是无比奢侈的精神安慰:换来一辈子心安,卸下一个永生的歉疚!这份奢侈似乎对老师来说都有点不公平。

生命中有多少来不及,可又有多少来得及,比如这个简单的拥抱。

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

她像一棵树,守卫着文学净土;她像一片湖,培植着草根的梦想——齐鲁晚报青未了文学网,齐鲁大地普通文学爱好者的网上家园,正会聚越来越多的作者。他们不论水平高低,只字片言旨在一抒胸臆;写作体裁丰富,诗歌、散文、随笔、杂谈甚至故事、小说,都能信手拈来。文学网精品稿件还通过齐鲁晚报手机客户端“齐鲁壹点”推送、评论,通过本版向读者展示,不可不看哦。

扫描二维码,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,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,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【诗歌】

江山一直醒着

□野雪

一只狮子
打着饱嗝
眼睛微闭着

风一吹
天就睁开双眼
瞪着天下的猎物

死亡是一种睡眠
江山一直醒着

【人生边上】

故乡,离不开,回不去

□刘国峰

从小遭遇家庭变故,几乎算是家破人亡,感觉苦难铺天盖地而来,没有人支撑,只有自己咬牙咽下泪水。或许因为自卑,慢慢地开始刻意躲避人群,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呆着,于是喜欢上了看书、写日记。每天不论是伤心还是快乐,执笔记录在日记里。夜深人静的时候,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走出大山,离开这个落后而又充满苦难的地方。

由于家庭条件差,我勉强读完初中便进入社会工作。突然告别学生时代,因文凭不高,没有技术,感觉与社会格格不入。开始的雄心壮志,消散在一次应聘被拒之门外地,才发现故乡在心里是何等分量。

成功的背后需要太多磨难,既然不能一鸣惊人,那就循序渐进,从零做起。

经人介绍,我进了城里一家建筑公司做起了工地小工。每日与钢筋混凝土砖块打交道,高强度的体力劳动,让我真正体味到了生活的艰辛;快节奏的打工生活,考验了曾经自以为是的幼稚理想。

这样的工作,日复一日年复一年。从开始的咬牙坚持,夜晚泪水打湿日记,到第一次发工资的欣喜;从学徒到匠工,再到组长,到分包队长;从最初不发达的小县城进入繁华的大都市。其间有过承包商卷款走人、大半年的血汗化为乌有的欲哭无泪,也有因工作突出,收获诱人奖金的欣慰。

多少次梦中醒来,怀念家乡的山山水水,思念家乡乡亲父老。曾几度厌倦都市的车水马龙,总想回到远离世俗纷扰、天蓝水清的家乡,向往那没有钩心斗角的简单田园生活。可是真正回到家乡才发现,世外桃源也只是想象中的模样。不努力,再美的桃源也不能养你一世。

都说回不去的是故乡。

故乡是一条条乡间小路织成的网,城市是一个个梦想绘成的家;故乡是日思夜念的乡情,指引心底那份浓浓的思念,城市是辛苦劳作的战场,沾满一滴滴汗水。两者之间只有一程车的距离,一个是苦苦的思念,一个是幸福打拼的口岸。

一座城的打拼换来的是幸福,故乡的山水是思念的痛苦,离不开,回不去!

【小小说】

一个村庄的记忆

□刘恒杰

当了两年兵的张学波,复员回到嬴南村小学当了教师。当教师不久,校长王若赢就去听他的课。那节课张学波教学生学习“宝塔”一词,当他读着汉语拼音“tǎ”时,竟拼出了一个“楼”字。那“宝塔”一词的右边有一幅延安宝塔图,张学波把那图看成一座楼了。课没听完,王校长就拂袖而去,他要把张学波打发回家。张学波哭着不肯走,央求校长好歹让他在学校干完这半年再走。王校长就让他当了校工。

当了校工的张学波从此有了一个外号“张tǎ(塔)楼”,后来又简化成了“tǎ(塔)楼”。学生们常常喊着张学波的外号和他闹,张学波听了,也只是咧咧嘴一笑。那外号传得很快,以致传到了三十多里路以外的张学波未婚妻的耳朵里,那亲事还差点吹了。

张学波父亲死得早,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。校长王若赢看着他还年轻,就教他汉语拼音,从a,o,e开始教。可张学波还不如瞎瞎子掰棒子,到头来是一个也记不住。王校长又教他九九歌,可那九九歌张学波背了俩月也背不下来,正背着三七二十一,一下子又五七八十四了。

张学波学文化不行,但当校工却是非常尽职。他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到学校,打扫完了各个办公室,就去侍

弄校园角角落落的菜地。那些菜地都是他利用周末开垦出来的。种出来的菜他当然不去卖,黄瓜西红柿等能生吃了,他就洗干净了给学生吃,芹菜芸豆等不能生吃的他就送给学校老师和村里的社员们。张学波复员回来时,带回了一只马蹄表和一台收音机,他每天都听着收音机对表,那马蹄表上的一只小公鸡抬头低头咕嗒咕嗒了四五年,几乎一秒钟也不

差。张学波每天看着马蹄表上的时间吹口哨上课下课。

当了五年校工以后,张学波在公社当领导的舅舅把他安排到温家埠铁矿当了工人。去铁矿上班不久,张学波就推着一辆小推车来到了村小学,小推车上放着一个大铁圈,像水车的转轮那么大。张学波说:“这是点。我走了,不能让王校长满学校转着吹哨子,以后上课下课就打点。”那点是张学波用他当工人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买来的。老师们把那个点挂在王校长办公室门前的那棵槐树上,用锤子一敲,从点上发出来的“当——当——”的声音就一圈一圈飞向了整个校园。全村的社员也都能听到那点声,社员们就在那当点的点声里走在上坡下坡的小路上。挂点的那棵槐树还是张学波来学校那年栽下的,几年时间,那槐树已经长得又高又粗了。

张学波去铁矿当工人的第三年冬天,一天上午,矿上来人找张学波的母亲。原来,前一天下午下班时,张学波从井下上来时,突然晃荡起来的罐车把他甩了出来……在县医院,张学波对母亲断断续续地说:“娘,我一直想给咱村小学装个电铃。我走了,你一定替我买个电铃,要买全自动的……”他没说完就咽了气。

给儿子做完了一七,张学波的母亲就从抚恤金里拿出一笔钱来,去县城买回了一套全自动电铃。电铃还是挂在了那棵大槐树上,那丁零零的铃声依旧很响亮很清脆,偌大个嬴南村还是人人都能听到。

王若赢退休后不久,嬴南村小学就合并到了邻村,原来沸腾的村小学一下子沉寂下来。退休后的王校长每天都来大槐树下站一会儿。又过了十几年,嬴南村要进行旧村改造,要在原来的学校建一个新的居民小区,而那棵老槐树也要刨掉。王若赢说:“就把大槐树留下来吧,那是咱全村人的一圈一圈飞向了整个校园。自己的积蓄在大槐树周边砌起了护栏。重新规划的小区建成后,大槐树下就成了村民们拉呱乘凉的好地方。

王若赢已经去世多年,那个点和电铃依旧挂在大槐树上。那棵大槐树的树冠而今已是遮天蔽日,每年花开的时候,那槐花的清香就像是当年的点声和电铃声一样,飘满了整个小区。前几天,有人上到大槐树上去,用那根生锈的点锤子一敲,那还是当当当的响,接上电一试,那电铃竟然也还响。那点声和铃声,整个小区的人也还是都能听到。小区的人听到了,就都仰起头来向那棵大槐树上看去……